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二十四回 輕薄子色膽推第一 端莊女舌辯自無雙

卻說孫氏見蜂兒去遠，用手指著說：「該該！今日可完了姑娘的威風了！」梁氏說：「青姪女，你摔倒他就是了，不該拉著腿子那們一陣拉，我只怕拉壞了他，可怎麼好？」孫氏說：「拉掉了那娼婦的腿才好呢，留著他作什麼？」王氏說：「要是我就著他一滾的時候，再結結實實踢他兩腳。」梁氏說：「唉，你們都是些什麼話？」青梅笑道：「這個我留著二分情呢，不然略用點力兒，他胸脯子那一塊肥肉就得掉下來。這不過疼個十天半月就好了。」王氏說：「我不信你這點丫頭這等有力？」青梅伸手向王氏勾來說：「不信你來試試。」王氏回身就跑，孫氏哈哈大笑。梁氏說：「別鬧了，咱們也該伺候晚膳了。」青梅說：「我也該看看姑娘去了。」說著同進暖閣，青梅解帕，穿了衣裙而去了。王氏先向爐中熄了火，孫氏隨即掩繡屏。一齊出了觀梅閣，說說笑笑往前行。梁氏三人前面去，青梅回至繡房中。夢鸞小姐窗前坐，看見丫鬚問一聲：「你一去緣何久不轉？滿面歡容主甚情？」青梅見問稱小姐，未曾說話樂無窮。便將適才園內事，從頭至尾細回明。佳人聽畢前後話，沉吟不語皺眉峰。半晌開言把青梅叫：「也太頑皮老老誠。蜂兒總有可惡處，他本是太太的陪房，又不屬，萬一若將他摔壞，夫人要問怎麼承？好像是我主使你，豈不是薄視萱堂把繼母輕？惹的太太心不悅，令我難逃不孝名。母親若要猜忌我，心疑難免是非生。從今須要學安靜，不可胡為任意行。再去惹事招嫌隙，一定重處不留情。」青梅陪笑說：「遵命，姑娘教訓敢不從。」主僕二人正講話，有一個僕婦掀簾往裡行。僕婦進房來請小姐去用晚膳，小姐說：「我今日身有些不爽快，不吃飯了。」僕婦說：「小姐不愛吃飯，叫廚下作碗雞絲燕窩湯，多加椒醋，酸酸辣辣的，小姐用些兒罷。」小姐說：「不用雞絲燕窩，淡淡清清一碗筍湯罷。」僕婦轉身而去，不多時用盒子端來，銀碗牙箸，嫩筍印鮮湯，白米飯兒，兩碟南醬瓜茄，放在小桌上。僕婦說：「這兩天天氣寒冷，小姐想是著了些涼？小姐何不飲幾杯木瓜暖酒，是最發散的，待奴婢去取。」小姐止住道：「你們從今再不必提酒，我是總不飲的了。」僕婦不敢復言，一旁伺候。小姐用了半碗粥兒，喝了幾口湯，就不吃了。僕婦揀去傢伙，青梅送上茶來。

小姐正坐吃茶，只見伏夫人走進房中，小姐連忙起身，萬福讓坐。伏夫人坐下，說：「姑娘怎麼飯也不吃？身上覺著怎麼樣？趁早請個大夫看看。」小姐說：「些須小恙，不消請醫。孩兒方才吃了些熱湯，此時潮汗滿身。不過是偶染風寒，明日也就好了。天氣甚涼，又勞母親來看孩兒。」說話間伏准也來問候，恭敬敬說了幾句話，也不坐下，就往前邊去了。這母女二人擁爐對坐，談些閒話。小姐因見伏准近來這一番的舉動，禮貌謙恭，儼然是一個正人君子，比回家那一晚初見之時，人不相同，便疑那晚是酒之使。他若似此自立成材，將來倒是我爹爹一個幫手。」心中想至其間，便向伏夫人說道：「表兄年已十九，母親何不央媒娶位嫂嫂？」

伏氏說：「也曾提過好幾處，不能如意怎和諧？不是大來就是小，再不然就是門戶配不來。畜生偏又心高傲，又挑顏色又挑才。選遍了魚陽鄉宦主，並無出色女裙釵。耽誤至今無配偶，老身為此甚愁懷。」小姐說：「娶婦須要擇淑女，只要他端莊賢惠性明白。依我不必挑門戶，自古道，敝巷荒草出俏才。明日何不煩月老，訪一位賢明好女孩。離年還有一個月，說成即便娶了來。添人進口迎新歲，母親此祭亦樂哉。」伏氏聞言將頭點，說：「為娘急速把媒人差。」娘兒倆閒談一回天將晚，看看日影下台階。伏夫人起身回轉前邊去，那伏准坐在房內正發呆。自言自語床邊坐，看見夫人站起來。

說：「你老人家才過來？娘兒倆有什麼說的，坐了這半天？」夫人未及開言，蜂兒說：「夫人、小姐議論大相公來著，所以坐久。」伏生連忙問道：「議論我什麼？」蜂兒說：「小姐說你十八九咧，該娶位娘子了。」伏准開言，狂喜不定，忙向伏氏問道：「果真這等說來著？」伏氏說：「正是」。伏生大喜，暗稱有趣。

「我與他自一相逢到今朝，難得佳人這句話。他今這一提念我，明明有意把我憐。若無關切相憐意，如何為我慮姻緣？這是我天喜紅絲該照命，匹配這能文善武玉天仙。勞動的妙計真奇驗，全仗著溫柔軟款動嬋娟。今朝提我婚姻事，話中暗有巧機關。恨我那老實姑媽全不懂，不能順水就推船。他老若是就上話，我這個好事完成不費難。佳人總有憐我意，女孩兒羞口難開怎好言。這正是：梅吐暗香傳春信，我何不巫山覓路訪桃源。」見景生情觀眼色，大叫著美滿佳期在目前。」狂生越想越喜，抓耳撓腮滿面歡。

夫人見他口內唧唧噥噥，狂喜非常，遂問道：「你這等傻笑是因什麼？」伏生也不言語，只管點頭，哼哼哈哈。夫人說：「我向你說話，為何不言？」伏生這才聽見，說：「孩兒正有所思，故此不曾聽見太太問話。」伏氏說：「你思量什麼？」伏准說：「我想起一俗語來了。」伏氏說：「什麼俗語？」伏准說：「我常聽見人說，姑舅成親，卻是個什麼話？」伏氏說：「這倒可笑，你連這麼一句話也不懂的？舅母的女兒與姑母作了媳婦，就叫作姑舅成親。」伏准說：「要是姑母的女兒與舅母的兒子呢？」伏氏說：「也叫姑舅成親罷了。」伏准聞言，站起身來，笑嘻嘻走至伏氏面前說：「要不咱娘兒倆也作個姑舅成親罷。」伏氏猛省悟過來：「哦，你這冤家，少要胡鬧！他是有了婆家的人，要是叫你妹知道，你看他可是個好惹的？討一場無趣，是什麼意思？」伏准笑道：「你老人家自管萬安，聖人有雲：士為知己者死，女為悅己者容。豈虛言哉！」伏氏說：「我不懂你那臭文，去罷，去罷，該睡覺了。」伏准說：「我還仰仗太太撮合好事呢，剛提一個頭兒，就怕起來了。」伏氏說：「你還要說麼？」伏准起身，一面走著，一面說：「有志者事竟成。」念念道往前邊去了。

伏氏向蜂兒說：「你看著這小老子，恁空生事，要叫咱姑奶奶知道，豈肯干休！」蜂兒腹中暗想：「這到是我個翻盆的機會，看大相公光景詞色，明有竊玉憐香之意。」

常言道：『少年男子青春女，猶如烈火近乾柴。』相公人物亦不劣，風流性格嘴兒乖。小姐今已十六歲，及笄之年情竇開。襄王有意邀春夢，神女一定赴陽台。還有青梅小狗賊，定作紅娘躲不開。但願他們果如此，我從暗裡看分明。留神拿住三人短，從此後，不敢輕狂望我傲。別說丫鬚得伏氣，就是姑娘也傲不來。」賊婢想罷主意定，悄語低聲叫太太：「大相公說的是醉話，你老不必費疑猜。幸喜無人聽了去，不可聲揚隱在懷。只管裝了不知道，何須煩惱自生災。」伏氏也就不言語，蜂丫頭，收拾牙床把衾枕排。夫人安寢且不表，再說伏准到書房。

伏士仁來到書房，勞動見他這一番狂喜笑之態，就知有故，笑問其詳。伏生就把適才之言，說了一遍。勞動說：「如何？小人之策妙不妙？如今有點喜信，你明日就碰一碰。」伏生說：「我也是這般想，但無事不能到他房中，怎生得叫他歡喜的因由前去才好呢。」勞動說：「湊巧的很哪，這裡有個絕好的題目，你拿了去，小姐見了一定歡喜。」說著，從書架上取下來遞與伏生。伏生接來一看，卻是一本抄報，內有順天侯楊爺西涼邊事一段。原來楊公火速兵至西涼，一陣成功，殺退回王，獻了降表，聖上大歡喜，加封公爵，賞賜蟒袍玉帶、黃金彩緞，委鎮潼關。各州府縣都有知諭。那勞動因有事進城，自兵房得來，在主人面前討好。伏生看畢，心中大喜，連說：「好小子，到底是你留心！這本京報，分明是我的姻緣簿，小姐見了一定歡喜。他此時身上不爽，等過幾天也好了，拿去與他觀看，必然有些好處。」勞動說：「相公得到了好處，千萬也賞我個好處，不枉小人替爺籌算。」伏生帶笑點頭說：「你要與我成這件事，我許你往後合我一樣的享福。」勞動說：「這福怎麼一樣的享法？」伏生說：「我怎麼穿，也叫你怎麼穿；我怎麼吃，叫你怎麼吃。」勞動說：「爺要怎麼死呢，也叫我怎麼死，一點不錯。」伏生一聲斷喝，舉手要打，勞動抱著腦袋，笑嘻嘻的跑過一邊兒去了。

這正是，妄想的狂生胡思作念，色膽如天不怕人。起意圖謀有夫的女，不思報應與循環。要行竊玉偷香事，夢魂打算不安然。這日聽得小姐好，他要香閣去見女嬋娟。包巾籠發重梳洗，恨不能傅粉與搽胭。薰香洗澡把新衣換，對鏡觀瞧自喜歡。叫聲：「勞動你看我，大爺那束兒不週全？紅的嘴唇白的臉，眉又清來眼又歡。衣服華麗人兒俏，真是風流美少年。雖然無有潘安俊，敢稱潘二與潘三。自己看著不住的愛，美人見了豈憎嫌？」勞動說：「相公你去有八成准，我保管今晚良宵月心圓。」狂生帶笑說吉

利，把那邊報拿來藏袖間。慢慢來至中堂內，隔著那簾縫兒望裡觀。只見那蜂兒槌腿床邊坐，伏夫人午睡面朝南。他這裡躡足潛蹤不驚動，急轉身形撲後邊。來至小姐窗櫺外，自言自語慢答訕。說：「我幾日無來此，卻原來兩樹梅花都放全。」這狂生使著聲兒朝裡走，繡閣中驚動佳人高夢鸞。

且說小姐在窗下正坐，聽得人聲，未辨是誰，要出房去看。伏士仁一掀簾走將進來。小姐心中暗道：「他來卻是何故？」少不的起身讓坐。伏生見禮畢，坐在一旁，小姐面前小桌兒上著文房四寶，一張桃紅箋上面數行草書，寫的龍蛇飛舞，好似詩詞一樣。因指著問道：「這一定是賢妹佳作，還是有題，還是偶成呢？」小姐說：「小妹因見窗外梅花盛開，松竹相映，就將歲寒三友為題，胡寫了幾句解悶，也不足以稱佳作。」那伏准滿心裡拿過來誇獎一番，因自己的學問有限，恐一時說錯，到露了馬腳，因此就不往下問了。未來之時，千思萬想，打算下一套買俏招風、輕浮挑逗之詞，無窮無盡；及至到此，見小姐那一段嚴重端之態，雖然對面講話，正顏厲色，侃侃而談，竟把他那一團邪氣逼住，無可開口。坐了一回，小姐心中有些不耐煩起來，說：「今日來到小妹房中，想是有什麼見教。如無話說，請自方便。」

伏生聞言，這才想起袖中之物。陪笑道：「愚兄無事怎敢驚動賢妹？因進城得了一個喜信，特來報與妹知道。」小姐說：「卻是何事？有何可喜？」伏生說：「因楊大舅舅平定了西涼，聖上大喜降旨加官增祿。在兵房看見邊關報，喜的了不得，大料賢妹必然思念此事，我就急忙拿了來與賢妹看看，一定開懷。」說著，從袖裡取出來，雙手高擎，就要捧過來。青梅遂向前接來，遞與小姐。小姐接來看一遍，心中甚喜，說一聲：「謝天謝地，從今又放下我一條心來。多蒙兄長費心，小妹感謝不盡。青梅，與你大相公看茶。」青梅答應一聲，送過一碗茶來。伏准見這番賜臉，喜的他心花開放，接茶在手，一面吃著，一面用些閒語慢慢引談。講了些古往今來朝章典故，伏生乘機說道：「愚兄尚聽得人說古本閒書，有一段玉鏡台的故事，不知是何講解，賢妹博聞廣記，望乞賜教。」且住，那玉鏡台的故事，諒看官無有不知的，少不得表明伏准的心機。此事出在晉朝，有個才子，姓溫名嶠，下玉鏡台為定，娶姑母之女，佳人才子，一雙兩好，姑舅成親，傳作風流佳話。今日伏准隱然以溫嶠自比，用話打動佳人。

不想小姐本是絕世聰明女，善察隱見如神。登時省悟恭解透，不由的滿面通紅心內沉。「這廝膽大真該死，就該剝皮抽了筋。小姐正自要發作，忽然復又自沉吟：「他雖然話中有話藏深意，並未敢顯然越禮與胡雲。我若翻臉將他問，他必然說是無心論古今。況奴家閨中之女千金體，怎好學道白分清細理論。較爭起來反不雅，倒惹有旁人啟笑唇。再者我繼母是他親姑母，看光景不是明白人。鬧起來無非把閒氣惹，未必能誰是誰非斷的清。不辨賢愚還罷了，不免外想起疑心。不說禽獸無道理，定說我歪思不敬後娘親。」小姐壓著氣惱暗思付，那狂生眼珠兒不動看佳人。高夢鸞左右顛奪主意定：何不如此這般雲？未曾啟齒微冷笑，說：「表兄竟是假裝昏。俗語說，秀才能知天下事，難道你閉眼睛入竇門？讀書豈不明典故，何須故意問釵裙？似小妹不過略識幾個字，無友無師又寡聞。正要領教幾件事，望求講解莫藏真。我問你：男效才良怎麼解？『才良』二字意何存？桀與紂身為帝王萬民主，卻因何直到而今罵昏君？伍子胥借兵滅楚鞭屍骨，楚平王因何事故逼忠臣？齊襄公斬了彭生自掩耳，但不知姜女是何人？董卓呂布認義子，何故日後被殺身？郭華死後人笑罵，死無結果撇雙親。柳下惠有何好處，使後人誇獎到如今？念小妹心性愚蒙全不解，請道其詳我願聞。」這小姐半含嗔半含笑，問住了好色貪花伏士仁。淡背流汗心亂跳，似啞如聾無話雲。手摸椅背裝咳嗽，高小姐冷笑一聲站起身。一邊走著把青梅叫：「隨我園中散散心。」掀起簾籠出繡房，青梅未語面生嗔。叫聲：「相公請方便，屋裡沒人要鎖門。」狂生此時羞無地，恰似當頭水一盆。只好答訕朝外走，垂頭喪氣少精神。來時已覺心花放，去時搔首自沉吟。一步一步朝前躡，好容易來至書房小院門。